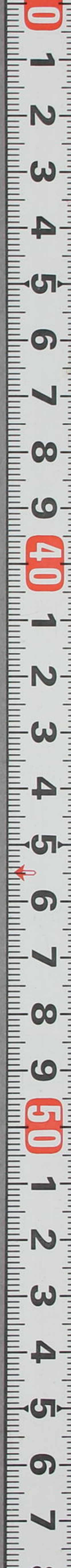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

口 12

2893

9



口 12
2893
9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九

南海康有為更生學

昭公 名稠周景王四年即位

一年春一月公即位

一年春一月公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侯之弟招蔡

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鄫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侯之弟招蔡

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鄫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

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鄫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九

昭公

萬木草堂叢書



公羊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爲殺世子偃師
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
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
而必誅焉然曷爲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
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
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
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何君述口說成
惡皆與君同名不正之者正之當貶貶之嫌觸大惡方譏二名爲
諱義當正亦可知不修春秋當作陳侯之弟招孔子改爲公子以
著其將弑君而致國滅之罪又明君親無將之義又明臣不當與
君同名也杜預發偽左之義以爲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此但有
不待貶絕而罪惡見一義未有貶絕而後罪惡見一義足明春秋
之大例矣

三月運叛平之

三月運叛平之

三月取運

公羊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何君述口說不聽
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使
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故書取月者爲內喜得之此明內叛
者宜先來以文德無徒窮以兵力

夏秦鍼仕諸晉

夏秦鍼仕諸晉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
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何君述口說十井爲一乘
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弟賢當

任用之不肖當安處之乃仕之他國與逐之無異故云爾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一傳同義此惡國君不能容弟並明封建車乘之等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薨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薨邾婁穀梁作邾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

無說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

公羊傳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何注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曉中國教殊俗也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

狄辭言之分別之者地勢各有所生原宜粟隰宜麥當教民所宜

因以制貢賦穀梁傳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

人此孔子立異域絕國譯名之法地物形義皆從中國惟人名邑

名從主人今大地交通譯鞮方起當知此義又當辨明生物土宜

寔以教民也歐人地音各以其舊俗名之不從主人至國別皆殊

誦記爲苦不用孔子名從主人之義也中國考鮮卑突厥印度須

彌之音遠古猶同以用名從主人之義故

秋莒公子去疾入于莒

秋莒公子去疾入于莒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無傳

莒公子展出奔吳

莒公子展出奔吳公羊分二節穀梁合爲一節

莒展奔吳

無傳何君述口說主書去疾者重篡也莒無大夫書展者起與去疾爭篡當國出奔言自齊者當坐有力也皆不氏者當國也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莒殺意恢稱公子篡重不嫌本不當氏此惡爭篡而藉強國也

叔弓帥師正莒竟于運

叔弓帥師正莒竟于運

運穀梁作鄆

叔弓帥師疆運田

公羊傳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何君述口說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興師與之正竟刺魯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穀梁傳疆之爲言猶竟也中國內亂而高麗日本戒嚴法國內亂而英奧普飭備此固鄰國之常但古者以民爲兵則未免煩亂擾民耳不修春秋當作正莒竟于運孔子修之改爲

疆運田以刺魯微弱畏鄰亂而備兵下文叔弓敗莒師于濇泉真

成戰事矣

葬邾婁悼公邾婁穀梁作邾

無說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薨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薨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

無說

楚公子比出奔晉

無傳何君云辟內難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無說

夏叔弓如晉

無說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無說

冬公如晉有疾乃復

冬公如晉有疾乃復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何君述口說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穀梁傳恥如晉故著有疾也不修春秋當作有疾孔子改為至河以著恥見距之義今萬國交通公法所著莫不以與榮拒恥為通義矣

李孫宿如晉

穀梁傳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三年春一月丁未滕子泉薨

三年春二月丁未滕子泉薨

泉穀梁作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

無說

夏叔弓如滕

無說

五月葬滕成公

無傳何君述口說月者上葬襄公諸侯莫肯加禮獨滕子來會葬故恩錄之明公當自行不當遣大夫失禮尤重以責內此明禮尚往來務施報

秋小邾婁子來朝

邾婁穀梁作邾

無說

八月大雩

無傳

冬大雨雹

無傳

北燕伯欵出奔齊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何君述口說名者所見世著治太平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史文即不修春秋也凡草昧未明道路不通則見近不見遠至文明之世道路既通治化四達故小國亦可詳錄即如中國二千年前只詳內國漢武帝張騫通西域甘英通大秦隋史萬歲征瓜哇唐通大食拂林明鄭三寶下南洋漸通四裔之國至今則祕魯巴西玻利非之亂巴西王之出奔皆能詳知所謂太平世也三世之義無往不在就今校地球未通之前則今為太平而昔為升平太古草昧為亂世矣若就將來太平言之則今亦為據亂也

四年春一月大雨雪

四年春一月大雨雪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

無傳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

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邾婁穀梁作邾

無傳何君述口說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此明同類則不殊之義口說甚明楚靈王之始會也

楚人執徐子

無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防入之執慶封

殺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防入之執慶封

殺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公羊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何君述口說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穀梁傳此人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不修春秋

當作伐防入之無齊字孔子筆削之曰伐吳慶封上加齊字一以明諸侯不得專封之義一以明討弑君之賊爲義兵一以明不以亂治亂二傳義異而適相補明鄰國有亂賊可以義誅而非其人則自取辱也

遂滅厲

穀梁傳遂繼事也

九月滅鄆

九月滅鄆

九月取鄆

鄆穀梁作繪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不修春秋當作滅鄆孔子改曰取以諱之觀此則鄆爲魯滅上文莒人滅鄆之非滅益明夫竊人瓜果攘人雞犬猶謂之罪况於滅人國土虜人人民毀人廟社取人重器乎後世自私其國攘人地滅

人國則銘碑勒石以誇功德孔子于魯之滅人國則以為大惡而諱之蓋聖人以公理治人以為天下後世不私己國孟子曰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況于殺人而求之乎故言教者公言治者私故公理之不通于國界久矣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無說

五年春一月舍中軍

五年春一月舍中軍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穀梁傳貴復正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無說

公如晉

無說

夏莒人以牟婁防茲來奔

夏莒人以牟婁防茲來奔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公羊傳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二傳同不修春秋當作莒人無及字孔子添出改莒人為莒牟夷以重地又明不可使君邑與私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所以明公私之別此明土地最重故以土來歸之人宜並書如悉恆謀以維州降唐既重維州亦重悉恆謀也

春秋七月公至自晉

無說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濇泉

濇泉穀梁作賁泉

公羊傳濇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穀梁傳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史文或作失台乎

秦伯薨

秦伯薨

秦伯卒

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何君述口說嫡子生不以名合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此見無名可書者亦從夷俗不書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無傳何君述口說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越稱人者俱助義兵意

進于淮夷故加人以進之義兵不月者進越爲義兵明故省文此明從義兵者可進

六年春一月口口杞伯益姑薨

六年春一月口口杞伯益姑薨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無傳何君述口說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于終略責之見其義太平之世交通益密文明益著進化益詳故治及內行小失也今各國君相小失皆著于報是已不修春秋當有曰孔子削之以著此義

葬秦景公

無說

夏季孫宿如晉

無說

葬杞文公

無說

宋華合比出奔衛

無說

秋九月大雩

無傳

楚薳頗帥師伐吳

頗穀梁作罷

無說

冬叔弓如楚

無說

齊侯伐北燕

無說

七年春一月暨齊平

七年春一月暨齊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何君述口說書者善錄內也不書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言之月者刺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此明舉國願講和之善孔子重衆得衆心故舉國體以言之今立憲共和國之外交由國會主之所謂舉國體也

三月公如楚

無說

叔孫舍如齊莅盟

舍穀梁作姑

穀梁傳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無傳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薨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薨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穀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此明不奪人名之義後世有賜名改親所名者皆非矣

九月公至自楚

無說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無說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無傳何君述口說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

命臣下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故危錄之此明位不早定令下廢上則生亂之戒

八年春陳公子招殺其世子偃師

八年春陳公子招殺其世子偃師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不修春秋當作公子招孔子改爲陳侯之弟招以著至親相殺之罪作盡其親之辭所謂斧鉞之筆也何君述義曰變其言陳者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故重舉國不修春秋當作殺其世子偃師孔子改其爲陳以著招致滅之罪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薨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薨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無說

叔弓如晉

無說

楚執陳干徵師殺之

楚執陳干徵師殺之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穀梁傳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不修春秋

當無人及行人字孔子添入以明執有罪及怨接於上之義

陳公子留出奔鄭

無說

秋蒐于紅

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絜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范甯注質樞也絜門中臬葛或為褐流旁握謂車兩轆頭各去門邊容握握四寸也轡挂則不得入門此明習武為禮之大諸國並立安不忘危君相以保國保民為責任兵不習則無以保國民孔子雖不欲滅人國取人邑尤不願自危其國也又明蒐狩取禽之禮防轅絜車馬射御之法及取禽習射皆貴仁義而賤勇力之義孔子之制周悉如此今歐洲俗慶典斬木為門懸旂為飭綴以草葉猶是艾蘭覆葛置旃之意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無說

大雩

無傳

冬十月壬午楚子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遂滅陳

冬十月壬午楚子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遂滅陳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瑗穀梁作

穀梁傳惡楚子也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何君述口說日者疾詐諉滅人也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諉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不修春秋當作楚子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遂滅陳孔子筆削爲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以

明懷詐滅人之罪又惡其放罪人夷狄之行外國不葬以滅于無道故書葬以存之班超之殺鄯善陳湯之斬郅支此懷詐滅人得罪於孔子者也英之于緬甸美之于呂宋有同焉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無傳何君述義曰陳已滅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郕以邑錄不舉

小地者顧後當存

許遷于夷

無說

夏四月陳火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悌矣曷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悌矣何君述口說曰楚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不書孔瑗弑君者本爲招弑當

舉招爲重方不與楚討賊故沒招正賊文以將與上貶起之月者
閔之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此天意欲存之故從有國
記災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陳
已滅猶書陳火以明天意存之不與無道者得滅之義此必史文
所無而孔子特書之以存亡國史文當有孔瑗弑君孔子削之也
秋仲孫纁如齊

無說

冬築郎圃

無說

十年春一月

十年春一月

十年春王正月

無說

夏晉欒施來奔

晉欒梁作齊

無說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纁帥師伐莒

隱如欒梁作意如

無說

戊子晉侯彪薨

戊子晉侯彪薨

戊子晉侯彪卒

無說

九月叔孫舍如晉

舍欒梁作嫪

無說

葬晉平公

無說

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薨

春秋左傳句解卷之六

昭公

十四

萬木草堂叢書

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薨

戊穀梁作成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

無傳何君述口說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不修春秋當有冬字孔子削之託此以著不娶同姓之義義無可發史文以明之傳曰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日本皇世娶同姓爲妻至今二千五百年皇族不過二十人日本伯爵日野秀逸八百年之世爵也爲今太子之舅吾問其王室公卿千年世襲者幾家答曰僅二十家吾問諸家宗族人數幾何曰少則十餘多則無過六十者吾駭其故曰我國皇族二二百年者輒數萬人其世家數世者皆極繁何以千年世家人少若此答曰我國皇族及公卿族皆娶同姓故人丁不繁不若貴國用孔子之制必娶異姓故人數四萬萬繁衍甲於地球今亦漸知其不可多有娶異姓者矣摩西之約英法

之律亦知禁姊妹爲妻而高祖以外兄弟姊妹卽不復禁故歐洲地同于中國而人數僅半於中國若南洋非洲諸蠻夷有兄弟姊妹自相婚則其族類多絕矣一英醫生告我凡娶姊妹者身體耳目口鼻必有廢疾否則癡愚蓋生物之理桃李梅梨之屬以異種團合者其產必繁碩其味尤美雞羊牛馬之種凡以異種合者尤爲蕃滋碩大蓋一地獨種之物含氣不多自取而合之其發生自寡故自取其種不若合別種其生意尤多也是故娶異姓不如娶異鄉娶異鄉不如娶異邑娶異邑不如娶異郡異州更不如異國異種今地球大通諸種多合明效已著但當淘汰其惡種而合於良種耳若夫同姓之損微之日本而昭昭矣春秋舊俗當無娶同姓之禁否則昭公何得不避嫌名遠娶吳女此蓋孔子之所立新制以戒後世我中國人種之盛冠絕萬國捲翕地球皆孔子之功德也

十有一年春一月叔弓如宋

十有一年春一月叔弓如宋穀梁作二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

無說

葬宋平公

無傳

夏四月丁巳楚子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夏四月丁巳楚子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夏四月丁巳楚子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穀梁傳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不修春秋當無楚子名孔子書之以明不與懷惡討不

義之義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之名此與書齊伐燕相同雖

弑君父之賊可討而誘討則不與也又明不以夷狄誘殺中國君

之義春秋之旨甚多但在明義不須盡泥其事蹟范甯謂蔡般弑

亂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豈得惡楚子殺般乎此未知春

秋之義已明者不復著弑賊之當討已于宣十一年楚人殺夏徵

舒發之春秋如律例豈得繁文重複此但明誘殺之罪義各有明

不能相難也凡春秋之義多如此

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無說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無說

大蒐于比蒲

公羊傳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口口仲孫纘會邾婁子盟于侵羊

邾婁穀梁作邾侵羊作侵祥

仲孫纘會邾婁子盟于侵羊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不日者蓋諱喪盟使若議結善事不修春秋當有日孔子削之以明喪中不可盟之義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隱如穀梁作意如酌作弱軒作罕屈銀作厥熬

無說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何君述口說曰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

冬十有一月楚師滅蔡執蔡子有以歸用之

冬十有一月楚師滅蔡執蔡子有以歸用之世子有穀梁作世子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何注上不與楚誘討嫌有不當絕故正之云耳持其足以頭築防日者疾諷滅人不修春秋當無世字當書孔子改爲世子以明弑父之賊當誅不得爲君誅君之子不立不得有繼之義不修春秋當無日孔子加之惡楚子詐滅人國又惡以鄰國之君築防惡不以道也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上有罪焉耳穀梁傳納者內

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二傳異說公羊先
出引孔子之言且與孟子合當從公羊何注時孔子年二十三具
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
論語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也國朝修高宗寔錄誤書 純皇帝
之純字誤作絕字經史官數十人而不知至有重誅以近世法令
嚴肅逢此微號要文猶有大誤何況于魯史記外國事乎孔子之
不革者以爲事文皆無關宏旨惟其詞義關於大法乃爲要耳凡
著書者亦有何罪孔子修春秋自以爲有罪蓋改周舊制立新王
法張三世義貶天子退諸侯黜大夫改舊俗事體宏大故以爲有
罪也孟子引之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
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詞同而少異古人引口說多如此孟子
尤明蓋春秋重義而不重事文故雖有誤而可勿計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薨

三月壬申鄭伯嘉薨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無說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無說

公如晉至河乃復

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此著權臣阻君之惡

五月葬鄭簡公

無說

楚殺其大夫成然

成然穀梁作成虎

無說

秋七月

無說義與前同

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

整穀梁作愁

無說

楚子伐徐

無說

晉人伐鮮虞

晉人伐鮮虞

晉伐鮮虞

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何君述口說曰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為夷狄所彊令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史文當作晉人孔子去人降從狄之例故曰狄之董子繁露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

禮尊於身此惡與夷狄伐中國不能拯中國之弱乃自伐同姓此野蠻之行即為文明之敵故以晉為狄也能守禮信則為中國違禮信則為夷狄名號本無定也董何皆篤守公羊師說何則作穀梁廢疾而攻穀梁者皆無引用穀梁說之理公羊既無傳董何從何處知以晉為狄可知先師傳孔子口說多出傳外者如此條足據故知凡董何之說非董何所能為蓋皆出於弟子後學口說傳流至明矣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無說
夏四月楚公子棄疾脅立公子比口口楚子虔卒于乾谿
夏四月楚公子棄疾脅立公子比口口楚子虔卒于乾谿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

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
不弑也公羊傳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
弑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
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
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何注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歸至
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弑也言歸者
明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爾不日者惡靈王無道封內
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不修春秋當有日作楚公子棄疾脅立
公子比口口楚子虔卒于乾谿孔子筆削之曰楚公子比自晉歸
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去其日以著被脅者當效死不立之義故
非弑而加之以弑也又故變文以明其非弑微而顯矣又著無道
之君宜禍起封內以警人君蓋孔子以道治世君臣同受治於道
之中無所偏倚君無道則責君臣無道則責臣

楚公子弃疾殺其君比

楚公子弃疾殺其君比

楚公子弃疾弑公子比穀梁弑作殺

公羊傳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
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
何言將自是爲君也穀梁傳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
以殺乃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弑有四
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
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不修春秋當作殺其君比孔子改其君
爲公子以明比非欲爲君意本不當改殺爲弑以著棄疾本欲爲
君又曾事比可謂嚴而曲矣夫書公子則不當書弑書弑則不當
書公子而書爲弑公子著棄疾之惡而明比之心斧鉞袞冕數字
而備春秋之以書法褒貶者莫明於此穀梁當誤宜從公羊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晉侯不與公盟晉
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晉侯不與公盟晉
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邾婁穀梁作邾隱如穀梁作意如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
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
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穀梁
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
其日善是盟也何注時諸侯將征棄疾棄疾乃封陳蔡之君使說

春秋經傳集解

諸侯諸侯從陳蔡之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楚亂遂成故云爾公不
與盟不書成楚亂者時不受賄也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
盟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盟不修春秋當作晉侯不與公盟孔子
改為公不與盟以明遂亂之盟不恥不與二傳異義然公既赴會
平丘萬無獨背諸侯可與而不與之理必晉侯拒魯無疑穀梁說
當誤

楚子封蔡侯廬于蔡陳侯吳于陳

楚子封蔡侯廬于蔡陳侯吳于陳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何君述口說名
者專受其封當誅穀梁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
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不修春秋當作楚子封
蔡侯廬于蔡陳侯吳于陳孔子削楚子封而皆加歸字以明諸侯

不得專封又明不與楚滅之義諸侯受封天子則可受封霸者則不可日本諸藩主皆封於大將軍故武門之權柄國八百年故孔子不許受諸侯之封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此明不葬之義失德不葬以重警人君之失德至於與弑滅者同罪蓋重人君之責也何注云書葬者經不與楚討嫌本可責復讐故書葬明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責臣

子

公如晉至河乃復

無說

口口吳滅州來

口口吳滅州來

吳滅州來

無傳何君述口說不日者略兩夷不修春秋當有日孔子削之如今非洲自相屠翦記者亦不詳之也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

隱如穀梁作意如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三月曹伯滕薨

三月曹伯滕薨

三月曹伯滕卒

無說

夏四月

無說義與前同

秋葬曹武公

無說

八月口口莒子去疾薨口月葬莒口公

八月口口莒子去疾薨口月葬莒口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二傳無何君述口說入昭公卒不日不書葬者本篡故因不序失德不葬以惡篡者于其葬黜之孔子之惡篡者至矣不修春秋當有日有葬孔子削之

冬莒殺其大夫意恢

冬莒殺其大夫意恢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何君述口說莒無大夫書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范甯曰曹叔振鐸文王之子武王封

之于曹在甸服內後削小爾莒已姓東夷本微國不修春秋當作大夫孔子改爲公子卽以明殺其君之子且賢者爲不孝也

十有五年春一月吳子夷昧薨

十有五年春一月吳子夷昧薨

十有五年春正月吳子夷昧卒

無說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何君述口說曰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卽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占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不世已父未必爲今君臣也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

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此明當祭聞喪之禮又明大夫
爲國體之義後世視臣下如犬馬土芥亦大背公理而失孔子之
意矣孔子封建之制以天下甚大不能一人獨治故不能不分土
地以爲治若夫民者爲土地之主各執其業而共其事但以君總
其事耳非分民而與之爲奴隸也繁露謂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
君民之心而君民上下各供其天職耳故大夫不世而天下爲官
此蓋公理亦平世事也

夏蔡昭吳出奔鄭

夏蔡昭吳出奔鄭

昭吳穀梁作朝吳奔穀梁作出奔

夏蔡昭吳奔鄭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
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不修春秋當有出字孔子削之以明專
封當奪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無傳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無說

冬公如晉

無說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無說

口口楚子弃疾誘戎曼子于口殺之

口口楚子弃疾誘戎曼子于口殺之

曼穀梁作蠻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

公羊傳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
乃疾之也何君述口說曰以爲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顧以

春秋左傳卷之六
無知薄責之戎曼稱子者入昭公見王道大平百蠻貢職夷狄皆
進至其爵不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略也不修春秋當有日有楚子
弃疾名有地孔子削之以深疾夷狄相誘殺也禽獸相搏殺人不
惡之人相搏殺則惡之矣今生番相爭殺文明之國亦不過問以
不足以人道待之也不以人道待之益深惡賤之矣孔子假十二
公而分託三世稱某公者但借以立法不必泥也不然昭公非太
平之世不待辯矣太平之世並進文明遠近大小如一故夷狄野
蠻皆已進化用文明之爵號如今南美非洲皆與歐美各國交通
此亦據亂之太平也

夏公至自晉

無說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薨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薨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無說

九月大雩

無傳

季孫隱如如晉

隱如穀梁作意如

無說

冬十月葬晉昭公

無說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穀梁無婁字

無說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無說

秋邾子來朝

春秋左傳卷之六

昭公

三

萬木草堂叢書

無說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

賁渾穀梁作陸渾

無說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於大辰也

口口月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口口月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公羊傳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穀梁傳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何君述口說曰不月者略兩夷不修春秋當有月孔子削之以明兩夷可略之

義如今非洲諸番相戰各國報館及史文必略之也楚書人吳不書人當是進楚以楚累世通中國多用中國之法度故進之也

十有八年春三月曹伯須薨

十有八年春三月曹伯須薨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無說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爲四國災也此疑孔子特筆而魯史本無者

六月邾婁人入郕

穀梁無婁字

無說

秋葬曹平公

無說

冬許遷于白羽

無說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穀梁無婁字

無說

夏五月戊辰許子買卒

夏五月戊辰許子買卒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穀梁傳曰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廸哭泣歆飭粥啜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不修春秋當作許子買卒孔子改之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以明親疾當當藥之義許止能

自責讓位盡哀原非弑父者孔子因止自責借以明子道故下文書葬許悼公即明止非弑故知春秋皆託事明義學者取孔子竊取之義切勿泥史之事與文也何注云蔡世子般弑父不忍日此日者加弑爾非實弑也

已卯地震

無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無說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止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

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穀梁傳曰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賁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此明許止非弑以明子道不盡當譏之義又明天之生人父母已身朋友有司王者各有責任人人當盡其責任以供其天職不盡其責任者即為罪過范甯曰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明父不教子父亦有罪之義孔子發明人人皆有責任其義大矣惜後世不能昌明今泰西例子八歲不就學讀書者罪其父母猶用孔子義也若夫朋友宜譽通才有司宜舉名士不譽不舉皆有罪責近世幾忘此義後漢之顧及尉互相稱譽宋

儒或議其過相標榜豈知此為朋友之責任而孔子之大義哉

二十年春一月

二十年春一月

二十年春王正月

無說

夏曹公孫會以鄆畔奔宋

夏曹公孫會以鄆畔奔宋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

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何君述口說
曰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不通鄭爲
國如通濫者喜時本正當立有明王興當還國明叔術功惡相除
裁足通濫爾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
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不修春秋當書以鄭叛孔子筆削之
改爲自鄭出以明讓國之賢子孫有罪當赦因發惡惡止其身善
善及子孫之義又明讓國之賢明王還封以國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何君述口
說曰惡疾謂瘖聾盲瘡禿跛偃不逮人倫之屬也書者惡衛侯兄
有疾不憐傷厚遇營衛不固至令見殺失親親也公子不言之兄
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以以絕之所以正名也穀
梁傳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爲不爲君

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
之綦楚謂之跣衛謂之輒此明不能厚遇營衛至親之罪又明有
天疾者不得入廟嗣位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無傳何君述口說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
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薨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薨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無說

二十有一年春三月葬蔡平公

二十有一年春三月葬蔡平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無說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無說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畔穀梁作叛

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何注因諸者齊放刑人之地叛臣從刑人于國家尤危故重舉國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此明叛臣與刑人獄囚合足以危國如拿破命之復入於法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無傳

八月乙亥叔痤卒莊穀梁作輒

無傳

冬十月蔡侯朱出奔楚

冬十月蔡侯朱出奔楚朱穀梁作東

冬蔡侯朱出奔楚

穀梁傳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范甯曰奔既罪矣又何君述口奔讐國惡莫大焉

說曰出奔者為東國所篡也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不修春秋當有月孔子略之以惡奔夷狄之讐國也穀梁以朱為東并誤以東為東國說見下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于

楚

公如晉至河乃復

無說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莒

無說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穀梁傳自宋南里者專也何君述口說曰前出奔已絕賤復錄者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去此明人臣專犯當誅

大蒐于昌姦姦穀梁作間

穀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夏四月乙丑王口口崩

夏四月乙丑王口口崩

夏四月乙丑王口口崩

無說出奔者為東國也其大國者則曰出奔而後曰出奔

六月叔鞅如京師東國之而曰之也

無說東國者東國也其大國者則曰出奔而後曰出奔

葬景王宋出奔也

無說葬宋出奔也

成周京師亂

成周京師亂

王室亂

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何君述口說宮謂之室刺周室之微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不為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穀梁傳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不修春秋當作成周京師孔子改為王室以明邪庶爭篡亂僅一家不及天下之義又責諸侯不助天下不救坐視王者之亂責不忠也春秋以定名分各有權限名為王室以示與民無關也晉八王之亂宋明帝及潯陽王子勳之爭梁元帝及邵陵王綸蜀王紀之爭後燕慕容垂慕容德之爭後魏孝莊孝武之爭皆邪庶爭篡而亂徧天下卒以覆亡此則無封建世臣以持之故禍亂宏大也若周時之

王者隱如今日立憲國之君主守府而已故雖亂而不及外立憲王者一切無國民責任則一切以王室稱之最宜也

劉子單子以王居于皇

劉子單子以王居于皇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何君述口說曰時欲當王者位故稱王猛見當國也錄居者事所見也不舉猛為重者時猛尚幼以三子為計勢故加以以者行三子意辭也三子不舉重者尊同權等此明當國之嫌故加王於其名不修春秋當無猛名孔子加入以著當國之嫌

秋口月劉子單子立王猛為西周王

秋口月劉子單子立王猛為西周王城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纂辭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何君述口說曰時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地半稱王置官自號西周故從纂辭言入起其事也不言西周者正之無二京師也不月者本無此國無可與別輕重也不修春秋當有月當作立王猛為西周王孔子削月及西周王號改為以王猛入于王城以著爭篡之辭雖得地半京師稱王置官猶不許之也此如宋之潁陽王子勳得地半其國而今死仍不錄其帝號正用此義

冬十月王口口崩

冬十月王口口崩

冬十月王口口崩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何君述口說曰春秋纂成者

皆與使當君之父死子繼兄死弟及者篡所緣得位成爲君辭也
猛未悉得京師未得成王又外未踰年君三者皆不當卒卒又名
者非與使當成爲君也嫌上入無成周文非篡辭故從得位卒明
其爲篡也月者方以得位明事故從外未踰年君例穀梁傳此不
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此明未成君爲篡之義古今立君成君爭
位爭地此類甚多不勝枚舉楊子曰正天地者視北辰正嫌疑者
視聖人孔子蓋折衷之矣篡旣成則不能沒其王號如曹丕司馬
炎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高洋宇文泰楊堅武曌燕王棣史文
不能沒其王號是也篡未成或未盡得地或短祚則不與其君號
若王莽趙王倫桓玄及梁昭明太子之子大業是也故謂之君者
非盡國而臣之亦不成爲君此皆本乎天理準乎人情而制爲通
法者也史文或作山口口崩孔子筆削正之汲冢曰晉京相璠中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無傳

二十有三年春一月叔孫舍如晉

二十有三年春二月叔孫舍如晉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無說

癸丑叔鞅卒

無說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無說

晉人圍周之郊

晉人圍周之郊

晉人圍郊

公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不修

春秋當有周之二字孔子削之以明不與伐天子之義又豈不言圍此言圍者甚惡晉人強而無義也

夏六月口口蔡侯東國薨于楚口月葬蔡悼公

夏六月口口蔡侯東國薨于楚口月葬蔡悼公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何君述口說曰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附父仇責之淺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眾見篡不修春秋當有日有葬孔子削之以惡背文明而與夷狄又惡篡位故以卒使不成爲君又惡居喪不哀無道失眾宜遇篡孔子言公責臣則惡其篡責君則惡其無道失眾各明其名分責任也後世僅知責臣者亦未得孔子之意按史記楚滅蔡三歲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爲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是年楚亦復立陳平王初立欲親

諸侯故復立陳蔡後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則朱當爲平侯子而東國殺之者是兩人穀梁寫朱爲東嘗誤以東爲東國今據史記從公羊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又師蔡師陳師許師戰于雞父頓師胡師沈

戊辰吳師及頓師胡師沈師蔡師陳師許師戰于雞父頓師胡師沈

師蔡師陳師許師敗績獲胡子髡沈子楹陳夏齧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陳夏齧

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鬻何吳少進也何君述口說曰中國所以異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滅者死戰當加禮穀梁傳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不修春秋當作吳師及頓師胡師沈師蔡師陳師許師戰于雞父頓師胡師沈師蔡師陳師許師敗績獲胡子髡沈子楹陳夏鬻孔子筆削之爲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鬻以明不與夷狄主中國之義又以諸侯不救王室上下壞敗中國亦爲夷狄孔子貴進化而惡退化以野蠻主文明是退化也孔子所不許然孔子所謂中國夷狄非以其地也但以其文

野之別耳中國而能文明也則可主中國中國而野蠻也則亦不可主中國故孔子至公者也又別滅獲以別君臣各得其名分也野蠻而稍有文明者則孔子進之又見死戰當加禮之義今中外之律于死戰者莫不贈卹加禮矣

王居于狄泉

王居于狄泉

天王居于狄泉

公羊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何君述口說曰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穀梁傳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漢光武卽位于鄴唐肅宗卽位靈武君子許之用此義也

尹口立朝

尹口立朝

尹氏立王子朝

何君述口說曰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
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穀梁傳立者不宜
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不修春秋當大書朝
如書衛人立晉之例孔子加王子以別嫌不修春秋當作尹曰孔
子改爲氏以貶世卿擁權而擅立君又明年未滿十歲者無知識
有罪不當坐王莽之立孺子嬰梁冀之立冲帝質帝董卓之立皇
子辨司馬昭之立齊王芳皆世卿擁權擅立君之禍卽生篡弑孔
子早爲垂戒十歲犯罪不坐今用此律

八月乙未地震

無傳

冬公如晉不得入乃復

冬公如晉不得入乃復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
釋不得入乎晉也史文當作不得入孔子筆削之曰有疾以殺見
拒之恥

二十有四年春二月丙戌仲孫纁卒

二十有四年春二月丙戌仲孫纁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纁卒

無說

叔孫舍至自晉

穀梁無叔孫字舍作媾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范甯曰上謂宗廟此明
凡臣被執皆告于宗廟故書以大其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無傳

春秋左傳卷之六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三

無傳

丁酉杞伯鬱釐薨

鬱釐梁作郁

丁酉杞伯鬱釐卒

無說

冬吳滅巢

無說

葬杞平公

無說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舍穀梁作姑

無說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

人小邾婁人于黃父

世心穀梁作大心邾婁穀梁作

無說

有鸛鵒來巢

鸛鵒穀梁作鸛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穀梁

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何君述口說曰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鸛鵒猶

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為季氏所

逐此當史文無之而孔子添入以記逐君之變

秋七月上辛大雩下辛逐季氏

秋七月上辛大雩下辛逐季氏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何君述口說

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託上雩生事聚眾

昭公

昭公

三

萬木草堂叢書

欲以逐季氏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因
雩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日爲君
辰爲臣去辰則逐季氏意明矣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
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穀梁傳季者有中之
辭也又有繼之辭也不修春秋當書下辛逐季氏孔子改爲季辛
又雩削逐季氏以諱逐強臣而不得以昭公託雩聚衆故但書雩
下卽書公孫可謂微而顯志而晦矣

九月己亥公奔于齊次于揚州

己亥穀梁作乙亥揚穀梁作陽

九月己亥公奔于齊次于揚州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

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何君述口說地者臣子
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不修春秋當作奔孔子改之爲孫以爲尊
者諱又錄地以明痛君失位之義

齊侯唁公于野井

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
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
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
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
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
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
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
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
鈇鎖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單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
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
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
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

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臂爲席以輦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何君述口說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弔亡國曰唁弔死

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統禮天子朝皮弁夕玄端朝服以聽朝玄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玄端以燕裋褐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黻衣裳以助公祭玄端以祭其祖禰言昭公素能若此禍不至是主書者喜爲大國所唁地者痛錄公明臣子當憂納公也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此明諸侯失國鄰國有相弔之義又當大國來唁臣子當憂納君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舍穀梁作姁

無說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薨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薨

薨于曲棘音當賦賦金思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三平丘子賦人卒曲棘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

也穀梁傳邾公也范甯曰邾當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
棘者欲謀納公不修春秋當無于曲棘三字孔子加入卒地明鄰
君有難諸侯當納其為我致死者當加親念恩錄也

十有二月齊侯伐我取運

十有二月齊侯伐我取運運穀梁作鄆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何君述口說為公取
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不舉伐者以言語從季氏取之月者善
錄齊侯穀梁傳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不修春秋當書伐我取運而孔子改伐曰取明取權臣之地以居
其君外國雖用兵取地猶為本國臣民所喜也或者魯史所不書
而孔子增入

二十有六年春三月葬宋元公葬宋元公

二十有六年春一月葬宋元公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無說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運穀梁作鄆

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
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何君述口說
月者閔公失國居運致者明臣子當憂納公不當使居運後不復
月者始錄可知此明君在外可閔而責臣子當憂納之又明君在
外與在國同義不外君也唐玄宗之幸蜀德宗之幸奉天義同在
國而無郭子儀李晟之奉迎也

夏公圍成

穀梁傳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此明人君雖蒙難在
外得圍伐其邑圍字疑孔子所筆削何注云書者惡公失國幸而

得運不修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此又明不修德而擾民者之可惡

秋口月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運

秋口月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運穀梁無婁字運作鄆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運

穀梁傳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此美諸侯約納其君而深惡內臣不助納之也近者乘輿幸陝英美日德法俄意奧八國日請迴鑾有意皇上復辟而諸臣無一相助者此其得罪于皇上得罪于孔子甚矣何君述口說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內喜爲大信辭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運

九月庚申楚子居薨

九月庚申楚子居薨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無說

冬十月壬入于成周

冬十月壬入于成周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人何不嫌也何君述口說上言天王著有天子已明不嫌爲篡主言人者起其難也不言京師者起王居在成周實外之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此爲天下喜王者反正社稷乘輿播遷天下所共憂也王者復入京師正大位杜甫曰聞道修宮闕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又曰賞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喜可知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穀梁傳遠矣非也奔直奔也何君述口說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帥後治其黨猶楚嬰齊此明先治渠後治黨之義當日溥嚮之篡嗣亦當先治渠魁之榮祿乃及其餘黨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通穀梁作鄆

穀梁傳公在外也春必舉君之行在君雖在外明不忘君之義此疑孔子特筆而魯史未有者

夏四月吳闔廬弑其君僚

夏四月吳闔廬弑其君僚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無傳何君述口說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為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享之故為沒其罪也不舉專諸弑

者起闔廬當國賤者不得貶無所明文方見為季子諱本不出賊

以除闔廬罪雖可貶猶不舉月者非失眾見弑故不略之不修春秋當書闔廬弑其君僚孔子削之以明賢者不忍父子兄弟相殺之義若誅闔廬非季子意故如季子意不書所以戒晉世八王之亂免梁世繹綸紀咎之禍意至深遠

楚殺其大夫卻宛

無說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穀梁無婁字

無說

冬十月曹伯午薨

冬十月曹伯午薨

冬十月曹伯午卒

無說

春秋經傳集解卷九

穀梁無雙字

邾婁快來奔穀梁無雙字
公羊傳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運穀梁作鄆
無說

二十有八年春三月葬曹悼公

二十有八年春三月葬曹悼公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無傳

口月公如晉次于乾侯

口月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如晉次于乾侯

穀梁傳公在外也何君述口說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爲強臣

所逐外如晉不見答次于乾侯不諱者憂危不暇殺恥後不月者錄始可知此閔人君內逐于強臣外不答于強國憂危在外不暇諱恥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薨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薨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

無說

六月葬鄭定公

無說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薨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薨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無說

冬葬滕悼公

無說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運穀梁作鄆

無傳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此明國君見逐鄰國有遣使來唁之禮又喜于強國來唁有助人之望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無說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此惜有憂納人君之忠臣而死既明天命因以責逐君之賊臣

秋七月

無說義同前

冬十月運潰通穀梁作鄆

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邾之也曷爲邾之君存焉爾何君述口說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國之言邾之者公失國也不諱者責臣子當憂而納之殺恥不如救危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本乃由于圍成失大得小而不能節用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此責君不能撫民則民不戴君如英之占士二世也上下不相得則失國矣又責臣子當憂納君明殺恥不如救危之義以危重而恥輕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何君述口說月者閔公運潰無尺

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此閔人君國內
無寸土正月存君而責臣下當憂納君也此種非常特義必非魯
之春秋所有而為孔子所修春秋之特筆今比國主為德滅亦無
寸土而法英人待如君亦春秋存君之意蓋英法人不承德之滅
比下晉侯使荀轅來唁昭公不猶今英法之待比王乎况內難以
臣逐君尤為不道乎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薨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薨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無說

秋八月葬晉頃公

無說

冬十有一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再穀梁作羽

無傳何君述口說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無說

季孫隱如會晉荀欒于適歷隱如穀梁作意如

無傳何君述口說時晉侯使荀欒責季氏不納昭公為此會也季
氏負桎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
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魯錄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薨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薨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無傳何君述義曰始卒便名曰書葬者薛比滕最小迫後定寅皆
當略

晉侯使荀欒唁公于乾侯

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此皆詳書以深責賊臣逐君之大惡

秋葬薛獻公

無說

冬邾婁濫子黑弓叛來奔

冬邾婁濫子黑弓叛來奔

黑弓穀梁作黑肱

冬黑弓以濫來奔

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

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子魯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盱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

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何君述口說殺顔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婦人以貞一爲行云爾非也夫子本所以知上傳賢者惡少功大也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滅不言入是也案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顔者爲重宋繆公以反國與與夷除馮弑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也馮弑與夷亦不輕于殺殺顔者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不修春秋當書邾婁濫子黑弓叛來奔孔子筆削爲黑弓以濫來奔以明賢者子孫宜有地之義讓國之賢當爲諸侯直屬于天子不屬于邾婁故削邾婁當稱濫子以天子未嘗命之故不稱濫子歸我者不爲叛故不書叛文志而晦矣斯爲孔子之特筆歟春秋

爲律法功罪當得其平非如論語空言義理也言叔術只有讓國並無他罪固爲賢卽果如世傳妻嫂之事然今甘肅西藏兄死弟必妻嫂以爲禮古當同之故不能責且讓國功大妻嫂罪小功罪相除仍當封國也此廣引異說以斷此案傳已特引公扈子說以明前說之誣後之誤攻以妻嫂爲賢者亦爲不善讀春秋矣又明禮養公者以大夫之妾士之妻養公者許以其子入養明不離人母子之義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無傳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王正月不在乾侯

無說公見逐七年凡十八書但一責公失民餘皆痛公之出責臣子之不納喜鄰國之唁憂大國之拒罪賊臣之不納哀賢臣之死亡一地必記之正月必存之拳拳于故君者至矣其後朱子作通

鑑綱目于唐中宗廢後書帝在房州誠得春秋筆法今袁世凱雖迫禪位而帝號猶在應援春秋此義歲正月書皇帝在宮城

取闕

公羊傳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夏吳伐越

無說

秋七月

無說義同前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

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

世叔穀梁作大叔邾婁穀梁作邾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

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何君述口說書者起時善其修廢職

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言

成周者起正居實外之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無說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九終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九

昭公

四

萬木草堂叢書

門人高要陳煥章再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校

看禾黍倚大隗從言者免大

四

續編

十
百
日
未
公
義
干
諱
免

國書館藏

